



WANGAILIN
YINYUEWENJI

王霭林
音乐文集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724

王霭林音乐文集

王霭林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50,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¹/₄ 插页: 5

印数: 1—500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金善国

责任校对: 李晓晶

封面设计: 安 迪

ISBN 7-5382-0759-7/J·19

定价: 4.00元



作者小传

王霖林，1934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曾就学于冀东鲁艺和冀察热辽鲁艺戏音系，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曾任《音乐生活》编辑、电视台记者。先后在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和沈阳音乐学院教授文艺理论、文艺美学、音乐理论。现任辽宁省文化艺术职工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音协辽宁分会理事。

序 言

丁 鸣

王霭林同志忙里偷闲，把他多年来发表在各报刊上的音乐论文、评论、杂文等，选萃集锦编成此书。翻阅之后，令人欣慰，发人深思。曾几何时，耿耿少年的“小八路”，现在已经出落成一个十分活跃、有胆有识的音乐理论家了。

文如其人。王霭林同志的音乐论文像他本人一样，是有棱角、有性格、有其自身特色的。从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到音乐观念和理论观点；从思维方式和逻辑手段，到语言文字和表述方式；再加上他那敏感的、甚至是容易激动的热心肠和勇敢精神、直率作风等等，这些都融汇成他的音乐论文的个人特色。而其中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他始终把视角的焦点和笔锋的指向，瞄准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音乐文化的发展建设实际。即使涉猎历史的和外国的音乐典籍、音乐事件和音乐人物，也都体现着鲜明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精神，目的是为了了解决我国当代音乐发展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着眼于给当代人的启迪。这种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当代中国音乐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比如民族音乐优秀遗产的继承和发展，音乐创作与当今社会生活的关系，音乐创作中民族音乐语言、形式、风格的体现与革新和

借鉴外国有益经验及现代技法的关系，民族声乐学派的建设，近代当代音乐史、音乐家研究及如何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文艺的商品性与文艺体制改革的关系，当前群众音乐生活状况剖析和通俗音乐的发展问题等等，王霭林同志都进行了认真思考，大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新鲜建议。这对于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朝着正确的方向解决，都是极为必要的，非常有益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十余年间，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繁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喜人状况。音乐创作和表演艺术的兴盛，呼唤着音乐理论与评论的支持和指导。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正确认识和对待主客观条件，研究揭示客观规律，高屋建瓴地促使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以及整个音乐艺术的繁荣发展，这是时代向音乐理论家们提出的要求。在这个大气候、大潮流中，王霭林同志的音乐文集出版问世，无疑是一个很可喜的实际贡献。我相信它会受到音乐界的同志们、以及关心音乐文化建设的社会各界人士和各级领导者们的关注，受到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关注，肯定会遇到广泛的知音者的。

1988年7月17日于沈阳音乐学院

目 录

序言	1
----------	---

音 乐 理 论

当前音乐生活中的几个问题	1
“月亮”与“风采”引起的思索	24
坚定的革命音乐家 勇敢的音乐革新家	48
——纪念聂耳逝世五十周年，星海逝世四十周年	
崇高的情感 壮丽的画卷	76
——评郑律成谱写的毛主席诗词歌曲	
时代的歌声	96
——读《劫后歌曲选》随感	
论安波的音乐思想	102
探索前进的脚步	139
——读谷建芬歌曲的启示	
音乐与生活	156
——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四十周年	
我的“民声观”	164
也谈“模仿”	174
——给李凌同志的信	
论文艺的商品性与文艺的改革	182

音 乐 评 论

美好情感的流淌·····	197
——唱《我和我的祖国》有感	
从必然飞向自由·····	201
——听潘兆和新作的感想	
抒青年工人之怀·····	205
——评平安俊的几首歌曲	
介绍一首大家喜爱的歌·····	208
——《我爱你，中国》	
一首深情感人的歌·····	212
——介绍电影插曲《驼铃》	
发人深省 感人至深·····	215
——介绍《梁祝》小提琴协奏曲	
敢唱新曲创新声·····	217
——评男高音歌唱家鲍延义的演唱	
美的艺术享受·····	220
——听宫云湘独唱音乐会	
丁雅贤的艺术之路·····	222
他的歌声飞向人们的心灵·····	227
——记青年歌手刘辉	
广采博收结硕果·····	232
——介绍我省著名笛手赵越超	
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234
——谈陈莹、姜亦亭的对唱	
朴素真挚 热烈多彩·····	236
——听日本大提琴家仓田澄子演奏	
气势磅礴 优美动人·····	241
——赞朝鲜国立交响乐团的器乐演奏	
民族的心声 友谊的桥梁·····	241

——听罗马尼亚声乐、器乐艺术团音乐会	
鲜红的旗帜 瑰丽的花朵·····	243
——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出的音乐节目观后	
我们的榜样·····	245
——看少数民族业余艺术团演出随想	
革命歌声 革命作风·····	249
——听全总工人歌舞团的“职工革命歌曲演唱会”	
雄歌壮舞颂新风·····	251
舞台春意浓 百花展姿容·····	253
——省文艺会演部分剧目观后	
诚挚·高洁·朴实·····	256
——听黑龙江的几首新作有感	
新生活的热情赞歌·····	259
——评辽宁歌舞团新作品	
勇敢探索 精雕细刻·····	261
——听黑龙江歌舞团综合音乐会有感	
着意“新翻杨柳枝”·····	263
——评《琵琶演奏艺术》	

音 乐 杂 文

从24万张选票想到的·····	268
“不当卡鲁索第二”的启示·····	273
肃清用音乐“造神”的影响·····	278
横笛为啥坚吹·····	280
“心红音准”辨·····	282
“高、强、快”的辩证法·····	284
也谈“高、快、响、硬”·····	286
——与鲁沂同志商榷	
点菜与点世的感想·····	291

劲松·牵牛花及其他·····	293
歌唱家要有自己的曲目·····	295
——听徐桂珠的《摇篮曲》有感	
为人民增添欢乐·····	297
为新人登台呐喊·····	299
学习为了创造·····	301
——音乐上的“土”“洋”之争	
革命歌者歌嘹亮·····	304
一专多能的启示·····	306
从《国际歌》的创作谈起·····	308
工农兵生活是革命歌曲的创作源泉·····	312
打破禁锢 努力创新·····	317
——从《笑比哭好》的不同看法想到的	
后记·····	322

当前音乐生活中的几个问题

在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新时期，如同政治、经济领域里的情形一样，音乐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这都是历史的发展和延续。我想，对于这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如果能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对于社会主义音乐事业的繁荣发展是有益的。

一、当前音乐领域的形势是好还是坏？

形势就是对于实际情况的估计。正确认识和 分析 实际情况，是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发展各项事业的基础和前提。对于粉碎“四人帮”以来的音乐界的形势，人们的估计似乎并不一致。有人认为，由于解放思想，音乐界出现了“自由化”倾向、得了“癌症”；也有人说，因为门户开放，音乐界患了“伤风感冒”；我认为，粉碎“四人帮”以来，音乐界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经历过一些小小的曲折和反复，但总的来说发展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粉碎“四人帮”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伟大政治转折。《祝酒歌》恰好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出现的。因此可以说，广大人民群众是在《祝酒歌》声中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这首歌唱出了人民的心声；也标志着广大音乐

工作者在这个突然爆发的严重的政治事变中，跟上了党和人民的战斗步伐。在这以后五年的时间里，全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又创作了千百首歌曲及其他各种音乐作品，热情歌唱了党和人民为实现四化而斗争的坚强决心和英勇劳动，充分表现了广大音乐工作者同党和人民在政治上的一致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伟大号召，以及随后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大大促进了音乐界的思想解放，鼓舞着广大音乐工作者勇敢地冲破禁区，使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理论、音乐教育等方面，都出现了生机蓬勃、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

在音乐创作方面：我们不但通过由下而上地逐级选拔和群众不记名投票两种方式，评选出一大批优秀歌曲；而且还进行了全国解放以来第一次交响乐作品评选，奖励了一批优秀交响乐作品。在歌曲创作方面，过去多次惨遭打击的抒情歌曲、爱情歌曲又获得新生并且得到空前地发展。这个时期歌曲创作的突出进步是，歌曲作家们特别注重加强歌词的艺术形象性和充分发挥曲调的抒情性。现在有不少的歌词已经不是那种动辄全党全国全军全民的大而全、大而空的空泛词藻，而是选取典型的具体而细微的题材，并力求赋予她以重大主题思想和深刻寓意；也不是那种方针政策的图解和标语口号的罗列，而是尽力创造生动的艺术形象和新鲜的艺术比喻；又不是那种千人一面的“正面、免冠、半身标准象”，而是千方百计地寻求巧妙的独特的艺术角度。现在不少歌曲的曲调，已不是那种直线上升的“高强硬响”的拼命喊叫，而是以委婉曲折的旋律抒发人的内心感情；也不是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音乐语言和音乐风格，而是依据不同意境，精心创造新鲜的语言和多采的风格。应该说，多年来长期存在的文化大革命又发展到高峰的歌曲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现在开始有了解决的希望。从五十年代

后期开始，歌曲与人民的关系逐渐疏远，如今又转变得比较真诚，比较亲密。这中间，涌现出施光南、郑秋枫、王酩等歌曲作家，他们的歌曲流传广泛，动人心弦，成为这个时期歌曲创作成就的代表人物。

在音乐表演方面：我们的各种音乐作品，如果没有音乐家的创造性的演唱和演奏，就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很难发生深入人心的社会作用。这个时期音乐表演艺术的主要成就，是涌现出一批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歌唱家。其中李谷一、朱逢博、李双江、吴雁泽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歌唱家。他们采集西洋唱法与民间唱法的长处，创造性地溶汇于自己的歌唱艺术之中，以圆润通畅、灵活持久的声音为手段，力求按照民族的音乐欣赏趣味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和特定的音乐风格。他们如同那些有才能的画家，用潇洒的笔触和瑰丽的色彩，为人们描绘出各种美丽动人的图画。同时，西洋唱法、民族民间唱法也在互相竞赛中并行发展。这种歌唱艺术百花齐放的局面也是非常可喜的。

在音乐理论方面：这几年是音乐理论工作者思想空前活跃、争鸣空前热烈的时期。我们初步批判了“四人帮”在音乐领域里散播的各种谬论，讨论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音乐的时代精神与社会作用问题，轻音乐与音乐表演问题等等。许多音乐理论工作者既不盲目迷信权威，也不惧怕习惯势力的压力，而是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按照音乐艺术的规律和多年来的社会实践，独立自主的分析认识各种音乐问题，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几年来各种音乐问题的讨论，总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互相争论，几乎没有一个问题的讨论统一于一种意见为最后结论。我认为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因为，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制度面临重大改革，人们的思想感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期，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一部分的音乐艺术中的许多问题，在一个短时期内也不可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如果硬

以某种意见强行统一，那至少是难以避免以偏概全；唯其如此，莫不如敞开讨论的道路，等待人们经过学习、实践、思考之后再达到新的认识。事实证明，各种音乐理论问题的百家争鸣，有利于促进各种音乐实践的百花齐放；而在音乐理论问题上的一家之言独鸣，必定造成音乐创作、音乐表演的某种风格和流派的一花独放。所以，我们各种音乐理论问题的讨论，活跃了思想，澄清了认识，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音乐事业有益。

综上所述，我认为几年来音乐界的基本趋势是前进的、健康的。广大音乐工作者为实现四化，为发展社会主义音乐事业做出了贡献，这也是应当肯定的。

有人认为，几年来音乐界的形势不好，出现了“自由化”倾向，得了“癌症”。主要根据是，有些港台流行歌曲一度渗入了我们的音乐生活，对于我们的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对于我们的青年发生了一些影响。这是事实。应该怎样认识呢？首先，港台流行歌曲是随着录音机的进口，作为商品广告进入我们社会的。最先接触它的人自然是最先有条件得着录音机的人，他们自然也是最先传播这些音乐的人，而这些人并不是广大音乐工作者。那么有些港台流行歌曲为什么会在一些青年中流行呢？有些人是出于好奇心。他们听腻了“四人帮”时期那些拼命喊叫的歌曲，对于那些缠绵的软性歌曲感到新奇，所以喜欢听；港台流行歌曲中有相当一部分颓靡不振，无病呻吟的调子，同一些纨绔子弟的生活情调相投合，一些待业青年也从中寻求一点暂时的精神刺激。在音乐工作者当中，也有些人是出于好奇心，又被票房价值所驱使，所以摹仿演唱了一些港台流行歌曲，演唱方法、表演作风都有些不健康的東西，所以对于听众的影响是不好的；有些人则对港台流行歌曲的糟粕与精华作过认真分析，对它的创作特点和演唱方法作过细致研究，为了使自己的艺术创造有所突破，所以把其中的某些方法运用于自己的创作或演唱之中。有的运用的好些，恰当些，有的则

不够恰当；作为艺术创作问题可以研究讨论。如今摹仿欣赏港台流行歌曲的风气已经过去，主要原因是那些歌曲的思想情调同我们的社会生活、思想感情相距甚远，所以过了一段新奇的时间之后，自然也就无声无息了。事实上，那些低级庸俗的东西是没有生命力的。并不象有些人估计得那么可怕。

莫把支流当主流，莫把开头当尽头。几首港台流行歌曲的流入，对我们的音乐生活虽然发生了小小的干扰，但同时也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增强了我们的免疫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音乐有足够的力量战胜它、淘汰它。大河奔流泥沙俱下，我们不能因为泥沙而否定主流，也不能因为几首港台流行歌曲的干扰就否定音乐界的大好形势。否定主流就会引起形势的逆转，就会阻碍事业的进步。

二、音乐工作指导思想的主要倾向是 “左”还是右？

对于当前音乐界的形势为什么会有完全不同的估计？有的同志、有的报刊，为什么对支流方面看的比较严重，经常提出批评指责，而对主流方面却很少宣扬或支持呢？因为，在这些同志看来，港台流行歌曲的影响无论多少、无论大小都可以称之为右的倾向，都可以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而只要是资产阶级的右的东西，就总是要大喊大叫、大张旗鼓地加以讨伐。其实，这正是在“左”倾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一种过敏反应和习惯动作。总觉得“左”比右好，右了危险，“左”了保险，所以就宁“左”勿右。无论怎样“左”都可以处之泰然，有一点点右就感到非常可怕，不管什么情况，只要存在右的东西就认为是问题的主流，并且常常把正确的东西当成右的东西。

那么，当前音乐工作中的主要倾向是什么？（拿分析政治现象的习惯术语“左”或右，用来分析音乐问题是不合适的。因为

音乐不是政治。但是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只好暂时借用这个术语。）我认为，在我们的音乐工作中同时存在着右的和“左”的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从领导者的指导思想来说，主要倾向是“左”的而不是右的。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是受了政治经济生活中“左”倾思潮的影响，从五十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出于反革命需要，又把这些左的错误推向“史无前例”的高峰。文化大革命后，虽然对林彪“四人帮”在音乐领域的倒行逆施进行了一些批判，但是由于忽略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同我们的“左”的错误之间存在的某些联系，所以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批判得既不彻底，对我们的“左”的指导思想也没有认真批评清理，致使有的同志以“左”的思想指导音乐工作还自以为是正确的。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一味的向左转，必定遇上右边的朋友，因为地球是圆的。一左再左的结果，作为物极必反的右的东西也必然出现在实际音乐生活之中。当前“左”的和右的东西同时存在。现在我首先着重地再谈一下在音乐工作中久已存在、至今仍然有影响的“左”的东西。

要求音乐从属于政治，把音乐当成政治的简单的宣传品。

有的同志对于党中央取消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很不理解，领导音乐工作的思想和方法仍旧是过去那一套。只要有什么重大政治事件，有什么重要政治活动，只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到那里，他们就要音乐家去写、去唱，而且写得越快越好，唱得越明白越好。近几年，常常把“主题先行”当成“四人帮”的独创而加以批判，实际上这是过去就有、现在依然存在的一种领导音乐工作的方法。于是乎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音乐家必须有一些政治号召还没有变成生活实践的时候，在自己对一些政治号召还没有切身感受、还不理解的时候，仅仅凭着社论、决议、讲话精神去写“音乐作品”。加上要求写得越快越好，越明白越好，所以就只好摘抄社论，把熟悉的老调子随便套用。这种“音乐作品”的社会效果是，只能安慰领导而不能鼓舞群

• • •

众。近年来，这种简单化的领导和社论式的歌曲大大减少了。但是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导的思想里确实存在着，某些音乐工作者的这种创作习惯也还没有彻底克服。

要求音乐发生“立竿见影的作用”。叛徒林彪说的“唱一首革命歌曲等于上一堂政治课”的流毒并没有肃清。有的同志把音乐的作用理解得非常简单、非常狭隘，就是干啥唱啥，唱什么就要立刻把什么干好。干四化就得四化不离口，似乎变个样子唱唱就不利于干四化。他们对于音乐工作的不满意之一，就是那种标语口号式的四化歌太少了。反过来，有的青年干四化不那么起劲，嘴里哼哼港台流行歌曲，在剧场喊叫打口哨，又似乎都要音乐工作负责。

总是要音乐家按照过去的样式写歌曲，又总是要人们唱过去那种样式的歌曲。有的老同志对于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歌曲有深厚的感情，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的青年没有革命战争的经历，故对这些歌曲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对此他们却不很理解。在他们的心目中，过去那些样式的歌曲才算革命歌曲，要写革命歌曲就得按照过去的样式去写，否则似乎就不是革命歌曲。要唱革命歌曲就得唱那些过去样式的歌曲，否则似乎就不是唱革命歌曲。他们对于音乐工作的不满意之二，就是《大刀进行曲》式的歌曲太少了。对于群众喜欢的一些抒情歌曲，他们又总是不喜欢，总是寻找各种理由加以挑剔。对于这种情况，有人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曲，在音乐趣味上也有“代沟”的问题。有人干脆否定这种说法，只承认音乐趣味有高尚低下之分，不承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音乐趣味。因此，就只是责怪今天的青年欣赏趣味低下，而看不到音乐创作有发展创新的必要。

总是喜欢利用行政手段去推广某种歌曲。有的同志对于群众评选歌曲、专家评选歌曲总是不大相信，对于群众、专家评选出来的歌曲又总是不甚满意，于是就自己搞一些歌曲并抽一

两首群众评选歌曲，利用行政手段加以推广。这种做法在群众中引起了震动，认为是互相对着干。又发生了连锁反应，不少地方搞大型集会，党政军首长亲临现场推广歌曲。有的地方还推广自己加码的许多歌曲，甚至《国歌》、《国际歌》都在推广之列。这些歌不太适用于当前群众的日常的歌咏活动，结果是推而不广，不过几天就无声无息了。这种用行政命令运动群众推广歌曲的办法，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高峰，那时候动不动就停工停产，召开千人万人大会，推广样板戏。至今还有人认为这是革命歌咏活动的光荣传统，其实这与歌曲艺术完全无关，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搞的形式主义那一套。

总是喜欢“一样化”。现在“双百”方针是人所共知了。许多同志都以贯彻“双百”方针为己任。但有的人，嘴上说是要“多样化”，实际上是搞“一样化”，也就是“样板化”。在音乐创作上不但管题材，要写这个，不要写那个；而且还管形式和风格，这种样式的多了，那种样式的少了，这个调子好，那个调子不好等等。在音乐表演上也是如此，他认为这种唱法好就加以提倡，那种唱法不好就加以排斥。音乐界的某些专家也缺少应有的艺术民主的气度。他们感到自己的流派受压很苦闷，但反过来又借助某种气候去压别人，用给创作手法、演唱方法“划成份”的办法否定别人的艺术创造，借以树自己的流派。

总是以个人好恶为标准，对艺术问题进行种种具体干涉。有的同志，一到负责岗位似乎马上就增添了艺术才能，就可以对各种艺术问题随意发表意见。其实，他们对于文艺特别是对于技艺性很强的音乐，往往缺少了解，那些有关指示只不过是个人兴趣的好恶。这种情况，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四人帮”在辽宁的几个代表人物，有的白天睡大觉，晚上去导戏，有的亲自动笔批改歌词，有的指示别人横笛竖吹，闹得笑话百出，别人敢怒而不敢